



偃師文史資料

第八輯

政协偃師市委员会
学习文史委员会 编

偃师文史资料

第八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
偃师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

一九九五年三月

目 录

- 1、土改覆查工作回忆……………寇堆 张金汉（1）
- 2、中宫底村的土改试点工作
……………李文波 申天兴 蔡振乾（6）
- 3、一个土改工作组组员生活的回忆……………张如芭（13）
- 4、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而斗争
……………路德民 口述 郭登召 整理（17）
- 5、解放后第一起杀人焚尸案……………乔长绪 蔡长生（21）
- 6、刘厚甫1945年后进行阶级报复记实……………李五才（25）
- 7、国民党偃师末代县长席拂尘……………蔡长生 乔长绪（32）
- 8、日寇集体毒害王中伟抗日游击队的暴行
……………李五才（34）
- 9、天仙庙道的覆灭……………李五才（39）
- 10、天主教传入偃师及其发展情况……………李五才（45）
- 11、回忆一九五四年水灾情况……………王志扬（50）
- 12、一九五四年伊洛河大溢水灌王庄村纪实
……………黄庆福（57）
- 13、纪登奎同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……………刘俊杰（61）
- 14、一位值得钦敬的领导干部
——怀念杜子俭书记……………任惠生（67）
- 15、怀念同学好友刘伯鑫……………李 蕤（71）
- 16、关仰之事略……………乔长绪 蔡长生（78）

- 17、皮定钧司令员给关仰之的亲笔信……………（84）
- 18、记离休老战士曲绍成……………文澄仙（85）
- 19、著名法学家关怀教授……………武伟邦（88）
- 20、1944年我走上了革命道路……………李允俐（90）
- 21、偃师旧县城遗址考……………张如芭（93）
- 22、猴氏镇述略……………转 载（98）
- 23、段湾镇话旧……………段根先（102）
- 24、天地有正气
——许远誓死守睢阳的故事……………魏 苏（107）
- 25、偃师县“清官碑”失得始末……………李五才（113）
- 26、读墓志 话左芬……………王景森（115）

土改覆查工作回忆

寇堆 张金汉

说到土改覆查工作，还得先从土改工作谈起。我们偃师的土改工作是从一九五〇年开始的。在县委的领导下，历时一年多，经过发动群众，开展对敌斗争，取得了很大成绩。全县范围内基本上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，实现了耕者有其田。到一九五一年秋，在全县的一百二十五个乡中，除五个乡外，有一百二十个乡进行了土改。已土改的乡，经县委组织力量进行检查验收，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：不平衡、不巩固。

从发动群众程度和地主阶级消灭的情况看，分三种类型：一类乡，群众发动充分，领导权已掌握在人民手中，地主在政治上、经济上受到了彻底清算，但土改后，干部和群众有松气情绪，部分干部出现埋头生产，不问政治倾向，地主反动气焰有所抬头，有的收买利诱干部，有的破坏农民的田地、住房等。二类乡，群众发动比较充分，而领导班子不够健全，对敌斗争软弱无力，地主在政治、经济方面，大部得到较彻底清算，但还有死角，有漏网户，敌人反动气焰有所抬头；如反攻倒算，造谣威胁，挑拨农民团结，收买拉拢落后干部，打击积极分子等。三类乡突出问题是群众发动差，力量对比敌优我劣，地主在政治上没有彻底打倒，或明或暗还在操纵着乡政权，经济没收很不彻底。

鉴于这些情况，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，认为不论那种类型乡，均需进行土改覆查工作。通过覆查，进一步发动群众，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和爱国觉悟，孤立和打击敌人，巩固土改斗争胜利果实，把敌人操纵的乡政权夺过来，真正掌握在人民手里，对敌人实行专政，为下一步开展爱国增产运动打下基础。

杏元乡当时属偃师二区管辖，包括杏庄、大槐树两个自然村。该乡土改时群众发动差，敌人活动猖獗，乡政权暗中还受地主操纵，情况比较复杂，是土改站队的三类乡，被区委定为土改覆查的重点。二区区委为了搞好这个重点，先走一步，取得经验，以点带面，全面开展覆查工作，特派区委委员、团区委书记段怀欣同志挂帅，一行四人，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进驻该乡，开展土改覆查工作。

工作组进乡后，他们的大体做法是：

首先，大张旗鼓地宣传土改覆查政策，作到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，解除群众的各种思想顾虑。其次，本着依靠贫雇农、团结中农的原则，重新发动群众。先从访贫问苦入手，扎正根子，诉苦串连，激发群众的阶级感情。群众阶级斗争意识提高以后，召开贫雇农座谈会、代表会进行三查：查敌人（地主打倒了没有，财产没收彻底不彻底，有无反攻倒算和其他破坏活动）；查翻身（政治上、经济上）；查力量（群众是否组织起来占了优势）。接着，以贫雇农为骨干，团结中农，组织壮大群众队伍，同时，对已有群众队伍进行整顿，清洗不纯分子（地主阶级的代理人），纯洁群众组织。之后，开展对敌斗争，对敌人进行五查、五反。五查：查阶级、查土地、查倒算、查破坏、查拖抗。五反：反地主、反

破坏、反隐瞒、反倒算、反拖抗。通过五查五反，斗争敌人，彻底消灭地主阶级（政治上打倒，经济上没收）。敌人打倒后，分配覆查斗争果实，解决农民内部纠纷，紧接着进行覆查总结，开展评比，民主建乡，选举各种组织，建立健全各项制度（会议制度、工作制度等）。最后，收缴旧契约，发放土地证，转入爱国增产。

政策与策略，完全按照中央土改法的规定执行。具体有以下几条：

一、凡不法地主夺占农民所得土地及生产资料者，需全部退还，并按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赔偿农民所受的损失；对首恶分子由人民法庭判处，按犯罪情节轻重，以法治罪。

二、分给地主的土地，在农民水平左右的不抽不补，没收尚不彻底者应没收超过部分。

三、经济上对漏网和过去没收不彻底者，依法没收之；一般地主确实没收彻底，又无反攻行为者，不再追究。如过去没收过重而无法生活者，予以照顾。

四、对中农错划为地主或富农成份者，纠正成份，不论土地或生产资料，坚决退还或赔偿，并给予道歉。

五、对小土地出租错划为地主或富农成份者，改正成份，如征收过重致使生活特殊困难者，适当赔偿。

六、对富农错划为地主者，改正成份，影响保存富农经济政策时，亦应予以适当赔偿。

七、农民间典当关系，在土改中已处理者不再改变；未处理者，其典当原有契约仍继续有效，可继续承典，亦可依约自由回赎，发土地证时，应发给原主。

八、土改时为复员军人、荣誉军人及情况不明的外出

户、逃亡户，给留下机动地。以乡为单位，以实有人数计算，酌情留一部分。还乡者需持外省、外县区以上政府的证明信，才得回乡分地。未归者需如数留出。

九、在发土地证时所有土地旧契约全部收缴（农民进行教育拿出，地主不交者进行斗争），由乡政府同农协会查验当众焚烧。

十、在发土地证时，对农民内部有关房地产的历史纠纷，本着团结协议、友好互让的精神，采取调解的方法处理。如调解无效者，当事人可呈请司法机关依法判决。

进行土改覆查的同时，还搞了几项结合工作。

（1）结合宣传抗美援朝，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（当时美国破坏朝鲜南北在板门店的停战谈判，全国正在进行抗美援朝动员工作）。宣传土改覆查政策时，同时宣传美国在朝鲜的罪行及中朝人民的伟大胜利，把美帝的罪行与地主恶霸的罪恶结合起来，把进行覆查与爱国教育结合起来。

（2）与生产相结合。安排覆查运动同时安排生产（冬耕和工副业生产），做到运动生产两不误。

（3）结合深入镇反宣传，进行反动党、团登记工作。

（4）结合进行整党、建党。大力宣传党的光荣伟大，教育党员和群众，树立拥护党的领导的思想，为发展新党员打下思想基础。

杏元乡通过土改覆查，全乡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对敌斗争：查出漏网地主一户；开大会斗争了不法地主十人；没收搞得不彻底的地主的财产：土地九十七亩，牲口十一头，农具二百七十一件，房屋十间，粮食七万二千四百多斤，家俱一百四十五件。地主阶级内部开始分化，一部分中小地主，

吃饭不敢出门，一部分交械投降，主动报出隐瞒财产。一部分敌我不分的人，都和敌人划清了界限，真正把敌人孤立起来。落实政策，纠正了一些成份。全乡中农升富农三户，中农升小土地出租一户，贫农升中农十五户，富农降为中农一户，中农降为贫农四户，小土地出租降为中农一户。群众组织得到了整顿和发展壮大，形成了优势。覆查前全乡有农协会员九百一十人，通过整顿，清洗不纯分子十人，会员发展到一千零三十八人，青年团员由十人发展到二十人，民兵队伍，原有六十一人，清洗不纯分子十人，发展壮大到一百零五人。县区检查验收，杏元乡由三类乡一跃变成了一类乡。

以上回忆，由于时间久了，具体记不太清，只是个粗略线条，其中数字和政策条款，是从历史档案中查出来的。

中宫底村的土改试点工作

李文波 申天兴 蔡振乾

编者按：本文的三个作者，都是当年参加中宫底土改试点工作的老同志。为了写好本文，他们特意回访了土改时在村中曾负责农会工作的三位老人。三人中最大的九十一岁，最小的也已七十九岁。他们共同回忆了当年火红的土改斗争。本文材料就是大家共同回忆座谈的成果。这种认真负责、求真求实的写作态度，值得提倡。特向读者推荐。

一九五〇年三月，在反匪反霸取得了重大胜利的基础上，为了全县土地改革工作的开展，县委确定在当时的第四区宫底乡中宫底村先搞土改试点。这个村的基本情况是：全村共有四百一十二户，一千八百五十四人，三千三百五十五亩土地，每人平均占地一亩八分一厘。

为了领导好这一工作，县委派公安局长武云山同志为组长，组成了十一个人的工作组。工作组一进村，除了召开群众大会、小会，公开宣传党的土改政策之外，把工作重心放在访贫问苦，扎根串连，以苦引苦，以苦串苦，组织壮大农会，训练土改队伍上来。

土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阶级斗争，也是一场群众革命运动。只有充分发动群众才能搞好运动。工作组的同志先分头下到群众中作工作，摸索经验。几天后回来汇报时，有的同

志说接近不了群众，群众怕见我们，见了也不说话；即便说话，也是问一句说一句，不问不说。有的同志说他找到了贫苦人，但诉的都是对土匪恶霸的苦，而对地主的土地剥削不愤不恨。然而也有同志汇报了不少接近群众的经验，如何解除群众顾虑的方法等。工作组认真分析研究了同志们汇报的情况，提出了几条意见，同志们试行后，效果良好。这几条是：

一：要发动群众，必须和群众实行“三同”，即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我们只有到牲畜棚下，长工屋内，才能找到苦大仇深的人；穷人出卖劳动力干活，都是忙人，我们只有帮他干活，帮他分忧，他吃啥饭我们也吃啥饭，夜里睡在一起，不怕脏不怕苦，才能成为知己朋友，他们才会说心里话。这是接近群众的头一关。这一点有的同志开始做不到，带着茶缸、牙刷下去，早上要刷牙，洗脸用香皂，群众看不惯，就不会对你说真心话；后来改变了习惯，也就找到贫苦群众了。实行“三同”，不光是要求一般同志做到，领导同志也要做到。试点结束全县展开土改时，在二里头村搞点，地委书记邵文杰同志亲自下乡到群众中实行“三同”三天，又亲手写成文件《如何访贫问苦，扎根串连，发动群众》下达。他的这一行动，至今对我们仍是一个深刻的教育。

二、实行“三同”，接近群众，访贫问苦中，必须扎正根子。根子要求苦大仇深，大公无私，在群众中有威信。这一点，由于全体组员努力，很快就摸清了。这个村的根子有：王法成，十三岁就给地主干活，当长工十八年，觉悟起来后，先当村农会主席，后又到乡当农会主席。赵文功，一家七口人，三分土地，靠打铁为生。土改时当村长，后来到四

区当区委书记。有了根子，以根子的苦串苦，发展会员，扩大农会组织。工作中要严防地主收买的代理人钻入组织内部，形成假农会，给地主通风报信。还要注意保密，所以串苦会大部分都是晚上在野地里开，或在村南的水帘洞开。曾经有一段农会正顺利发展时，突然一天晚上几个串苦串好的人没有到会。追查起原因，是头天晚上离村五里路的杨村村，有个农会积极分子被敌人扔入井内死了，这就加大了农会会员的顾虑，他们要求保密，以保证人身安全。

三、要注意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。这一点，我们的体会是，在引苦串苦，开小型诉苦会中，群众的觉悟是逐步提高的。开始时痛恨的是土匪恶霸，以及地主当权者支持的保长、保丁、打手等，这些人直接欺压打骂群众，所以群众最痛恨。如贫农柳秀生，其妻被地霸强奸后，为了长期霸占又将本人打死，其母气成了傻子，每天晚上总是抱住孩子的血衣睡觉，不自觉地口中诉说着“报仇报仇”。为了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，我们就有意识地引导群众在诉苦时追苦根，使其认识到恶霸、保长、保丁的后台是地主，而地主的财富都是剥削穷人的血汗得来的，从而提高群众痛恨地主剥削的阶级觉悟。再进而引导群众认识地主是一个阶级，旧社会的保长、乡长、县长一直到蒋介石，都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，穷人要翻身，必须自己起来当家做主，掌握政权。从而提高了贫下中农敢于向地主阶级开展斗争的自觉性。

经过二十多天的实行“三同”，发动群众，农会会员发展到二百五十多人，占十六岁以上群众的百分之三十以上。至此，运动进入向地主开展面对面斗争的阶段。这一阶段，工作组的指导思想是：依靠贫农，团结中农，打击地主，把

土改政策交给农会组织掌握。记得当时划成份几个大的政策界限是：以解放前三年有无剥削为划定成份的时间标准；划成份不能单看土地多少，应以有无剥削、剥削量大小来定；有劳动力而不劳动，占有土地又超过全村人平土地量，完全靠剥削为生者即为地主；自家有一个劳动力参加劳动，而又雇一个劳动力者仍为中农；自家有一个劳动力参加劳动，而又雇两个劳动力者为富农；如果不是明显的雇两个劳动力，除了一对一（即自一雇一）之外，要具体计算剥削量，剥削超过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的为富农，否则为富裕中农；自己没有劳动力，占有土地又超过人均土地量，收入靠出租土地或雇短工耕种者为小土地出租；有小量土地，自有的劳动力虽没有直接参加种地劳动，而是从事教师或医生工作者仍为小土地出租；有劳动力而不参加劳动，专一在外经商者，家庭划为地主，可以没收其土地，而在外的商业财产不动。

划分成份，开展对地主的斗争，实际做起来，情况相当复杂，需要不断调查研究，给予调整。农会先时曾把姓牛的一户划为地主。他五口人，十多亩土地，有劳动力而不劳动，靠行医换工种地。斗争时诉苦的人不少，会开得也比较顺利。但是会后总结时，工作组发现他并非地主。他是个医生，由于行医时眼皮向上，只看到有钱人；对穷人，脸打人，没钱的很难请到他看病，连经常给他做活的短工也请不到他。因而在会上诉的苦，大部分是他行医不道德的苦，而不是什么剥削苦；他也没有什么大的政治恶迹。这一户土改后期就又给改为小土地出租了。相反的一个例子是：农会组织把姓柳的一户划为地主。他有一百多亩地，有钱有势，有长

工有短工，完全靠剥削为生，是标准的地主成份。但向他开展斗争时，他趾高气扬，气势汹汹，没有一点低头认罪的样子；而有的人还提出要让他坐下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会前准备好的苦主有的也不敢诉苦了，敢诉的声音也低了。一时诉苦会变成了说苦会，斗争失败了。会后总结时，工作组感到问题严重，和农会的骨干同志进一步深入到苦大仇深的苦主家中，查找问题的根源。最后发现问题有两个：一是地主软硬兼施搞破坏活动，他们威胁群众说：毛泽东成不了气候，八路军站不稳，斗争不得人心。还像皮定钧当年在偃师一样，共产党走了非砍几个红荏子（杀人）不可。二是地主分散财产。地主造谣威胁的同时，暗地分散财产，堵塞诉苦人的嘴。有一个小自然村共二十八户，除了三户地主一户富农外，二十四户贫农和中农中，就有二十一户保存了地主分散的财产。针对以上问题，农会一方面加强全国解放的形势教育，一方面明确表示：保存地主财产者，是上当受骗，自报有功，隐瞒过再交出也无罪。群众觉悟起来后，陆续交出了地主分散的财产。在诉苦斗争会上，一户苦主还揭发说，地主分散的财产还记着变天帐哩！这样，这家姓柳的地主终于被斗倒了。为了打击地主的造谣破坏，加强对地主的专政，农会又建立了民兵组织，对现行搞破坏活动的不法地主，随时捉拿问罪，以长群众的志气，灭敌人的威风。为了提高斗争艺术，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，有苦找不到苦根，对地主的剥削恨不起来时，农会采取了抓典型苦主的做法。诉苦会上让典型人诉苦，然后叫会员认真讨论，挖苦根，找原因，一步一步地提高阶级觉悟，使其认识到穷人所以讨荒要饭，卖儿卖女，其根源都和地主的剥削分不开。一个雇农在诉苦

会上说，他给地主当了十七年长工，可是还是少吃没穿，民国三十一年出去逃荒，弄得妻离子散，老母也死在外边。而地主趁着荒年买了大量土地，靠土地剥削，靠吸穷人的血汗生活。就这样，边斗争边发动群众，抓住典型，诉苦追根，大大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，向地主开展了有说理有事实的斗争。由于群众觉悟的提高，农会会员很快由二百多人发展到五百多人，运动进入了高潮。

运动的高潮阶段，农会组织更加有准备有策略有区别地组织斗争，对罪大恶极的不法地主，连续斗争，没收财产从重，划分地主分子者当即宣布管制劳动；对一般守法地主，只要承认剥削有罪，自愿交出土地财产者，不再斗争。这样经过几次大会斗争之后，地主害怕了，低下了头，有一个地主到会上自动跪下，交出了土地契约和财产帐单。为了进一步团结中农，选择了一户近于富农而仍是中农的典型户，在大会上公开宣布定为中农，这一下子使广大中农户都安下心来，向贫农靠拢，向农会组织靠拢，原来不愿意入会的也都争先恐后报名参加农会，农会组织又迅速发展到七百多人，占应入会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。斗争中，还不失时机地发展了党员，建立了党支部，群众运动从此有了领导核心。

土改胜利了。全村共没收土地八百八十三亩。在运动中按照政策确定了各户的成份。原来村里土地的占有情况是：贫雇农二百一十一户，八百五十六人，五百一十三亩土地，人均占地六分；中农一百七十八户，八百一十二人，一千六百五十六亩土地，人均占地二亩零三厘；地主十三户，一百一十五人，九百七十四亩土地，人均占地八亩二分；富农七户，五十八人，占地一百七十九亩，人均占地三亩一分；小土

地出租三户，十三人，三十三亩土地，人均占地二亩五分。运动后期分配土地的政策是：实行中间不动两头平，即中农的土地不动，贫雇农分到的土地和地主、富农、小土地出租的人均占地相等，都是人均一亩六分三厘。分配斗争果实的政策是：没收地主、富农的财产，如房屋、牲畜、农具、粮食、衣服等，先填坑补缺，填补赤贫、雇农，而后再给一般贫农。赤贫雇农是指地没一垅房没一间的特苦户。办法是以物折粮，以粮食斤称为分配计算多少的标准，由农会分别组成分果实小组，制订分配方案，经过几次出榜公布，公认为合理后，再正式分配。

农民分到果实以后，扬眉吐气，精神振奋，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。土改前土地在地主手里时，每亩产麦子二百斤左右；土改后的一九五一年，农会主席王法成分到的土地，每亩产小麦达四百斤以上，二亩多红薯收入万斤。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。

土地改革运动更深刻的意义，在于它是农村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。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被彻底推翻，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日益巩固，农村沿着党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，进入了迅猛发展的新时期。

一个土改工作组组员生活的回忆

张如芭

1949年，洛阳地区土地改革工作在我县山化乡马洼村搞试点，翌年春我县即全面展开土改运动。县里组织了一个土改工作队，各区组织了土改工作组，由县委书记李康、副书记苏明直接领导。我从忠义完小抽调到第一区住石峡工作组。

工作组共五人，属我年龄最小，年仅二十一岁。除我和徐焕亭同志是脱产干部以外，其余三人均属不脱产的农村积极分子。我们在区政府经过短期培训以后，一行五人身背被子卷，手掂脸盆牙具，从老城区政府步行直奔石峡村。在石峡乡（当时的乡即今天的村）干部协助下，我们住进一家土窑里。土窑四壁遍布着黑色尘土，窑门外是块横长的独家小院。围墙有五尺来高，墙头早已被雨水冲刷得高低不一，看上去犹如峰峦起伏。围墙中镶嵌着一个高出围墙的鸡架式大门，大门上只有破门框而没有门扇。院子里除了两株枣树外一无所有，显得很空荡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院子的主人於五年前已逃荒外出了。

工作组组长徐焕亭主张打地铺睡觉，后来乡干部弄来几块门板，还有一张破小床。几个人有的搬砖头，有的搬土坯，为架高铺个个累得汗流浹背。就是在这孔“棚壁生灰”的破窑里，就是在这所颓垣残壁的小院里，我们指挥了一场伟大